

社会系统论视角下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研究

黄 慧 姬鲁冰

摘 要：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在青年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为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人才储备和智力支持。从社会系统论角度分析,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历经 70 年的发展,在积极的外部环境因素推动下,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自创生动态发展体系,为中阿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了不竭动力。2004 年中阿合作论坛成立后,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进入机制化发展阶段,逐步形成政府、高校、智库、企业多方参与,覆盖语言、政治、经贸、文化、科技等众多领域,包含高等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等综合机制。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一步丰富了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的内涵,双方加大了对高精尖、高层次青年人才培养合作的力度。依托全方位、多面向的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机制平台,一批科研型、语言复合型、技术应用型人才成长起来。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仍面临一些挑战,中阿教育合作品牌的吸引力有待提升,双方的人才政策沟通应继续增强,人才培养合作应谨防非对称性依赖。

关 键 词：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机制;社会系统论;中阿合作论坛

作者简介：黄慧,博士,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北京 100029);姬鲁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 2020 级博士研究生,浙江工商大学阿拉伯语系讲师(北京 100029)。

文章编号：1673-5161(2024)05-0003-22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以来,教育交流合作始终是双方关系的应有之义。中阿教育交流合作的基石在于青年人才培养合作。1954 年中国首次向埃及开罗大学派出教师进修团,此后中阿教育合作的形式、规模、内涵与中阿关系的发展同向同行,为中阿合作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有力支撑了中阿在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的合作。特别是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进入了机制化的快车道,参与主体不断增多,合作形式日益丰富、合作平台日臻成熟。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进一步推动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中阿青年人才培养机制建设。经过 70 年的发展,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已成为推动中阿各领域务实合作的重要基础,有效促进了中阿青年的相互了解和相互信任,为中阿双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也为赓续中阿友好关系培养了生力军,更为全球南方教育合作树立了典范。

当前,学界对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的研究主要聚焦四个方面。第一,分析阿拉伯国家青年发展困境与“一带一路”倡议为之带来的机遇。相关研究指出,“青年膨胀”现象是阿拉伯国家人口构成的典型特征,也是阿拉伯国家多年来局势动荡的深层因素。中东剧变爆发以来,乱局的导火索——青年民生问题始终未得以明显改善。^①“一带一路”倡议为中阿青年发展带来机遇,推动中阿青年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措施包括培育“一带一路”青年创新产业,拓宽青年精英交流渠道,进一步加强人才联合培养。^②第二,考察中阿高等教育合作的现状、方法、战略和策略等。这类研究均强调高等教育合作对培养中阿人才和深化中阿关系的重要作用,指出应根据阿拉伯国家的不同情况,采取分类合作策略。^③第三,分析不同专业领域人才培养的成就与不足,包括绿色经济人才、人文交流

① 陈越洋:《中东剧变以来阿拉伯国家青年民生问题现状与治理》,载《中国青年研究》2020 年第 11 期,第 110-118 页。

② 黄慧:《青年参与中阿共建“一带一路”的机遇、挑战与对策》,载《中国青年研究》2018 年第 5 期,第 31-37 页。

③ 参见郑圆皓、李金:《中国与东盟高等教育合作的现状、方法与策略》,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1 期,第 66-69 页;杨伟人:《论新时代中阿教育合作与交流》,载《教育发展研究》2020 年第 17 期,第 16-22 页;王婷钰:《“一带一路”背景下深化中阿高等教育合作的战略思考》,载《比较教育研究》2020 年第 7 期,第 20-26 页。

人才、跨境电子商务人才、数字化人才。^① 第四,关注青年人才培养合作在公共外交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相关研究指出,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项目通过促进不同国家青年之间的面对面接触,有助于克服文化障碍、减少相互之间的刻板印象、增强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和提升软实力,使公共外交达到良好效果。^② 也有学者对中国的国际教育交流项目进行研究,认为这些项目在吸引国际青年人才留学中国、推广汉语传播、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是实施公共外交的有效工具。^③ 学界对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的研究或从“一带一路”的角度分析双方的合作机遇;或从高等教育角度分析合作的策略与外交成效;或在研究中阿某一特定领域的合作时,提及相关人才培养现状。总体而言,研究的全面性和系统性有待提升。

本文结合社会系统论,将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的发展作为一种社会体系的构建过程进行综合研究。德国社会学家卢曼认为,社会系统是一个自创生的系统,它在自我指涉封闭的基础上,通过沟通与外部指涉(环境)交互,进而不断进行自我构建。因此,社会系统兼具封闭性与开放性,封闭性强调的是系统自我创造和自我更新;开放性则强调系统与外部环境的互动。基于这一范式,本文提出研究假设: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是一个自创生动态发展体系,具备很强的自我构建能力,且外部环境友好,是持续推动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的动力所在。本研究将中阿青年人才培养作为一个动态变化的社会体系进行要素和关系的综合分析,对其外部指涉(动因)、系统构建、挑战与前景进行系统化研究。

① 参见王佳、[埃及]艾哈迈德·哈桑:《阿拉伯国家绿色经济:发展、困境与中国角色》,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4年第3期,第31-70页;包澄章:《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文交流的现状、基础及挑战》,载《西亚非洲》2019年第1期,第140-160页;刘彬、杨航:《中阿跨境电子商务合作的现状、挑战与对策建议》,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3年第3期,第3-20页;刘磊:《阿拉伯国家数字经济现状与中阿数字经济合作机遇》,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3年第2期,第25-46页。

② Jarim Kim, "Public Relations and Public Diplomacy in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Exchange Programs: A Coorientational Approach to the Humphrey Program,"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Vol. 42, No. 1, 2016, pp. 135-145; Antonio F. de Lima Jr,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s in Public Diplomacy," *Place Branding and Public Diplomacy*, Vol. 3, No. 3, 2007, pp. 234-251.

③ Emily T. Metzga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as Public Diplomacy Tools: China-based University Programs for the 21st Century,"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Vol. 20, No. 3, 2016, pp. 223-241; Mohamad Zreik, "Academic Exchange Programs Between China and the Arab Region: A Means of Cultural Harmony or Indirect Chinese Influence," *Arab Studies Quarterly*, Vol. 43, No. 2, 2021, pp. 172-188.

一、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体系构建的外部指涉

“一个社会系统必须在实现它的自我生成过程中同时也生成一种鉴别方法,以便能够确定哪些以前的和以后的事属于交往(即自己系统中的交往),而哪些不是。”^①系统在自我生成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在认知层面上保持了开放性,通过对环境进行外部指涉,不断对自身进行再认识。“认知的开放性是指系统与外界进行的理解、交流和认可的交互作用。”^②据此,将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作为一个社会体系进行研究,其外部指涉即对该体系的建构、完善具有影响的环境因素(动因)。中阿青年人才培养的环境因素以积极要素为主,具体包括四个方面。

(一) 政治环境适应: 中阿双方拥有通过加强青年人才培养合作巩固政治互信的共同意愿

在社会系统理论中,系统与环境的互动被视为一种结构性联系,系统无法离开环境独立存在,并且总是受到来自环境的影响。中阿双方通过加强青年人才培养合作来巩固政治互信,就是一种政治环境适应的体现。通过政治环境适应,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能够识别和理解政治互信的需求,并通过实际合作项目来回应这一需求。中阿双方都认识到,通过青年人才的培养和交流,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和信任,从而为政治互信奠定坚实的基础。这种意愿不仅是对现有政治互信的巩固和加强,也是对未来中阿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战略准备。

当前,国际交往已从政府部门和专员主导转向以多重行为主体为基础。^③ 企业、高校、社会组织乃至个人均可参与国际交往,其中青年是新生的主体力量。教育对外开放是中国对外开放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教育服务国家外交的能力。^④ 教育交流与合作对于增进民心相通,提升文化软实力具有显著作用。青年人才的培养合作是教育交流合作的基石所在。青年人

① [德]卢曼:《社会的法律》,郑伊倩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5 页。

② 陈历文:《“德法兼修”卓越法治人才培养的系统论阐释》,载《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3 期,第 126 页。

③ Jane Knight, “Higher Education and Diplomacy,” *CBIE Briefing Note*, October 2014, <https://cbie.ca/wp-content/uploads/2016/07/Jane-Knight-Briefing-Oct-2014.pdf>, 上网时间:2024 年 2 月 9 日。

④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351 页。

人才培养合作能够产生长效的辐射效应,有助于从根本上改变错误舆论对阿拉伯民众的影响,持续塑造良好的中国形象,为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营造和谐、舒畅、友好的社会环境。中阿双方充分认识到推进新时代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的重要意义。在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同阿方一道,推进“八大共同行动”,青年成才是其中之一。2020年7月6日,阿拉伯国家联盟(下文简称“阿盟”)秘书长盖特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双方在科技、文明对话、青年能力提升等方面的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果,为中阿人民带来了切实益处。随着两国游客和留学生数量的增加,越来越多的阿拉伯青年热衷于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文化,同时,很多中国青年也热心学习阿拉伯语言和文化。^①

(二) 经济性的结构耦合: 青年人才培养合作有利于促进双方经济合作, 谋求共同发展

结构耦合指社会系统与其外部环境之间形成的稳定联系和互动机制。通过结构耦合,社会系统能够在不失去自身独立性的前提下,与外部环境保持适应和协调。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有利于中阿经济合作,为谋求共同发展创造机会。从经济合作的角度,中阿双方之间形成了青年人才培养合作需求的耦合关系。

教育是发展的根本因素之一。如果没有大量的人力资本投资,任何国家都无法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② 阿拉伯国家青年人口基数大,青年人才的培养事关国家经济发展。双方之间的青年人才培养合作能够成为中阿经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支点。多数阿拉伯国家当前面临经济增长不平衡的问题,经济发展乏力导致青年就业困难,不利于阿拉伯国家的和平与发展。总体而言,阿拉伯国家教育供给能力不足,教育质量参差不齐,导致在某些高新技术领域、科学、工程技术方面人才短缺,这进一步制约了经济发展。因此,寻求教育合作,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成为阿拉伯国家理想的选择。中国教育相对发达,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背景下,中国教育部和高校积极推动和参与教育国际合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持。此外,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

^① [埃及]艾哈迈德·阿布·盖特:《深化战略伙伴关系,携手应对全球挑战》,载《人民日报》2020年7月4日,第17版。

^② İlhan Ozturk, “The Role of Educa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Administration*, Vol. 33, No. 1, 2001, p. 1.

际影响力的扩大,对于更加多样化的市场和资源的需求也随之增加。阿拉伯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战略地位突出,与之进行人才培养合作有助于加深经济联系,促进双方在能源、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合作。

（三）信息交换：中阿双方青年交流有利于加强中阿友好交往人才储备

在卢曼的社会系统论中,信息传递和共享是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以及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形成相互理解和协作的重要机制。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系统,通过青年交流来实现信息的交换和传递,这些信息不仅包括专业知识和技能,还包括文化、价值观、习俗和社会规范等方面的内容。信息交换有助于培养一批对中阿关系有深刻认识和高度认同的青年人才。这些人才不仅具备专业能力,还拥有跨文化交流的经验和能力,能够在未来的中阿交往中发挥桥梁作用,促进双方的友好关系。

青年是最具活力且最易沟通交流的群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关键在于青年之间的交往。”^①青年思维活跃、接受新事物和新观念能力强,能够以更加平等、包容和友好的态度理解多元文化和对待文化差异。青年一代可以成为各国间友谊的使者和合作的桥梁。然而,中阿目前从事人文交流的人才梯队“青黄不接”,高端人才匮乏,尤其缺乏一批具备强大跨文化交际能力、高效沟通能力、卓越领导力和广阔国际视野的青年精英。^② 长期以来,阿拉伯青年更倾向于留学、研究西方。参与中国发起的“青年汉学家研究计划”的阿拉伯青年人数明显少于其他国家的青年人数。阿拉伯留学欧美国家的学生数量也多于留学中国的学生数量。沟通障碍、相互认知不足和人才短缺等问题是制约双方人文交流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提升青年教育合作水平,可助力培育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精英人才,进而为中阿友好关系的持续发展做好必要的人才储备。

（四）认知适应：中阿青年共同发展有利于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构建安宁和谐的中阿命运共同体

根据卢曼的社会系统论,系统通过吸收和理解外部环境的信息,不断调整自身的认知框架以适应变化。中阿青年人才作为系统的核心主体,通过共同发展

① 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63 页。

② 包澄章:《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文交流的现状、基础及挑战》,第 157 页。

实现对全球安全倡议的认知适应,进而参与构建安宁和谐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通过共同学习和实践,中阿青年能够更好地理解全球安全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进而形成共同的安全观念和行动框架。

青年既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也可能因发展的困境而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因素。2011年席卷阿拉伯国家的中东动荡中,青年是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的急先锋。阿拉伯国家由此遭遇巨大的发展危机。面对纷繁芜杂的各类主张,生活困顿的青年无法辨识,很容易成为极端组织动员的对象。^①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2022年发布的报告,阿拉伯国家的青年失业率为全球之最,2021年达25.9%,比全球平均水平高10个百分点。2020年,阿拉伯地区失学又失业的双失青年(NEET)比例为35.6%,远高于23.3%的全球平均水平。^② 阿拉伯国家联盟教育、文化和科学组织(ALECSO)2023年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阿拉伯国家15岁以上的文盲数量从2016年的6,100万增加到2020年的7,000万,预计2030年达9,860万,其中包括880万青年文盲。^③ 一方面,为青年发展寻找出路,是阿拉伯国家的普遍诉求。加强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使广大阿拉伯青年获得发展机遇,有助于从根源上解决中东动荡问题。另一方面,通过拓展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和交流渠道,推动中阿青年为地区和全球安全建言献策、共话全球治理,是构建安宁和谐的中阿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也是中阿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躬行实践。

二、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的系统构建

社会系统是各种社会行为的制度化模式,是基于意义性沟通的自我指涉系统。“卢曼社会系统理论强调的一个关键点是,每个系统都有其特定的边界,一个系统不能超越自己系统的边界去其他系统运行。每个系统都具有高度自律

① 黄慧:《青年参与中阿共建“一带一路”的机遇、挑战与对策》,第32页。

② “Global Employment Trends for Youth 2022: The Arab States,”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August 11, 2022, <https://webapps.ilo.org/wcmsp5/groups/public/>, 上网时间2024年4月12日。

③ “ALECSO Observatory: The Number of Illiterates in the Arab World Could Reach 100 Million by 2030,” *ALECSO*, <http://www.alecso.org/nsite/en/newscat/33281>, 上网时间:2024年4月20日。

性、独立性和不可化约性。”^①“一个社会系统通过自我再生运作,也可以再生其要素,并由此突显自己的主体性,以区别于其它社会系统。在这一过程中,主体性是不受制于外部环境或其它系统的。”^②在社会体系的过程研究中,时间是一个重要维度。卢曼认为,“过程”是一种时间形式,社会系统化约复杂性的根本机制就是时间。^③此外,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将“目标达成”(Goal-Attainment)视为社会系统的基本功能之一。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的系统构建符合社会系统的基本特征,在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交换的过程中完成了框架化过程,从而不断自我生产(Autopoiesis),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并在历史发展的时间维度上实现了“目标达成”功能。

(一) 功能分化机制下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的框架化过程

“功能分化”是社会系统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概念,指社会系统通过分化出不同的子系统来处理复杂性和实现自我维持。每个子系统具有特定的功能,负责处理特定类型的沟通和问题。这些子系统相互依赖又相对独立,各自遵循自身的逻辑和操作方式。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系统在框架化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以顶层设计子系统为引领,以机制实施子系统为基础,以合作终端子系统为延申的自创生动态发展体系。

第一,顶层设计子系统。高层决策擘画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宏观蓝图。中国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高层互访和系列高官会为中阿在各领域的务实合作提供了政策框架和准则,是中阿合作机制形成的制度化过程。青年人才培养合作正是中阿合作的重要议题之一。习近平主席在阿盟总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首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上的讲话均提及与中阿青年教育合作的相关内容,包括中阿“百千万”人文交流工程、“汉语桥”夏(冬)令营、“中阿高校 10+10 合作计划”、“鲁班工坊”等。阿盟助理秘书长海法在 2023 年举办的首届中阿青年发展论坛上指出:“青

① 李强:《卢曼政治系统理论述评》,载《政治学研究》2021 年第 2 期,第 170 页。

② 丁东红:《卢曼和他的“社会系统理论”》,载《世界哲学》2005 年第 5 期,第 37 页。

③ 郑作彧:《时间的系统构成——卢曼社会系统理论中的时间概念》,载《社会学研究》2022 年第 2 期,第 74 页。

年是长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是中阿合作的驱动力、中阿友谊的未来。”^①

第二,合作机制实施子系统。多边合作组织搭建了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平台。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以中阿合作论坛为主要的机制实施平台。历届论坛发布的《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行动计划》将教育合作和青年人才培养的重点放在多方位的合作和交流。“人力资源开发合作”和“教育合作”是有关青年人才培养与合作的专项条款。此外,“文化合作和文明对话”“科技合作”“卫生合作”“环境保护合作”和“旅游合作”等合作内容也涉及人文和科学领域的人才培养全面合作,体现了中阿合作论坛对青年人才培养合作的全方位统筹与规划。

在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方面,中非合作论坛是中阿合作论坛的重要补充。包括北非的阿拉伯国家在内的非洲国家迫切希望加强人才培养、增加就业岗位、释放人口红利。据此,《中非合作 2035 年愿景》强调了中国对非洲教育发展的支持,旨在提高所有非洲人口的受教育水平,特别是妇女、儿童和青少年,着力培养各领域的青年领袖和尖端技术人才。根据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提出的“九项工程”,中国将重点关注在能力建设工程项下与非洲开展合作,特别是在建设教育设施、培养各类人才和创造就业机会这三个方面。人才培养合作将更加关注职业技能培训和学生就业,以满足非洲国家的发展需求。^②

此外,中阿之间的多个专项多边合作机制进一步为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提供了专业化的细分平台。例如中阿青年发展论坛、中阿大学校长论坛、中阿北斗合作论坛、中国—阿拉伯国家青年政治家论坛、中国—阿拉伯国家动漫产业论坛高校分论坛和青年分论坛、阿拉伯国家国际中文教育工作调研交流座谈会、中阿青年发展论坛、中阿青年领袖对话会、在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框架下开展的“互联网+中文+教育”论坛、中阿青年创新发展论坛等。这些机制为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提供了开放式交流平台。高校、智库等人才培养主体以平台为支撑,对接政府、企业和行业协会,从而打通了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的生态链,系

① 董博婷、陈子薇:《首届中阿青年发展论坛聚焦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新华网,2023 年 12 月 7 日,http://www.news.cn/2023-12/07/c_1130013186.htm,上网时间:2024 年 4 月 10 日。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尼日尔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处:《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九项工程”内容解读》,中国商务部网站,2022 年 1 月 14 日,<http://ne.mofcom.gov.cn/article/sqfb/202201/20220103237203.shtml>,上网时间:2024 年 2 月 6 日。

统性推进了中阿高校合作和高端人才联合培养,为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的规范化、品牌化、规模化提供了有力支撑。例如中阿大学校长论坛已成为中阿高校开展人员互访、学术交流的有益平台;中阿北斗合作论坛则为卫星导航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提供了校企合作的机遇。

第三,合作终端子系统。多主体合力落地实施中阿青年人才培养。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的终端包括高校、职业院校、智库和企业。其中高校是中阿青年人才培养的主要终端。合作形式包括教育合作协议之下的人才联合培养、人员互访、专项奖学金项目、联合研讨会等。2024 年,“中阿高校 10+10 合作计划”正式启动。北京邮电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兰州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作为 10 所中方牵头高校,将围绕中阿合作的 10 大领域与阿拉伯国家高校开展深度合作,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有望由此进入更精细化、专业化和高端化的进程。

职业院校以及政府主办的研修班也是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的主体之一。例如由天津市主导创立的国际职业教育品牌“鲁班工坊”将阿拉伯国家职业人才培养纳入其中。政府主办的研修班提供了公共管理、经济发展策略、国际合作方面的定制课程。外交部、商务部、外文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均举办过面向阿拉伯国家青年干部的专题研修班。

近年来,智库成为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的新主体。典型的案例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该中心于 2017 年 4 月成立,现已成为承接阿拉伯国家高级官员来华研修的主要平台,促进了双方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交流。此外,中心还招收了一批阿拉伯国家留学生来华攻读学位,并邀请阿拉伯国家知名智库学者加入联合研究,有效推动了中阿学术交流和人才联合培养。

校企合作是促成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落地见效的有效手段。例如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在阿拉伯地区与当地大学合作,为学生提供实习培训机会,协助当地政府落实青年就业计划。中国石化沙特培训中心培训沙籍员工过 3.7 万人次。华为集团自 2015 年以来为突尼斯、埃及、沙特、阿联酋培训数千名数字人

才。^①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曾为沙特阿美石油公司青年员工提供多期培训项目。校企合作精准匹配中阿企业对应用型人才的知识和技能要求,有助于提升阿拉伯国家劳动力的技能水平,支持科技创新创业项目和培养新一代创新者、企业家。

(二) 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的时间维度

卢曼始终将“时间”视为社会系统论的核心要素。^② 时间不是一个静态背景,而是社会系统动态运作的一个维度。时间面向涵盖了系统如何处理和协调过去、现在和未来。通过时间面向,系统能够在历史经验(记忆)、当前活动(操作)和未来规划(预期)之间进行有效管理,从而应对当前的需求,以及为未来的挑战和机遇做准备,确保其长期有效性和可持续发展。这种时间上的协调和管理,反映了系统在动态环境中保持稳定和连续的能力。

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的发展与中阿关系的发展同向而行,体现了系统的时间面向上的协调能力。1954年,中国向埃及开罗大学派出教师访学团,开启了新中国建立后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的进程,这一历史经验(记忆)为当前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历经70年,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的规模、层次、形式和内容不断提升,反映了系统在当前活动(操作)中的适应与发展。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的成立,标志着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成为中阿合作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促进了中阿民心相通和各领域的全面战略合作。通过持续的未来规划(预期),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不仅能够应对当前需求,还为未来的合作与发展做好准备。具体而言,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起步阶段(1954~1978年)。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阿建交热潮推动中阿关系的发展。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基于中阿建交的现实需求而开启。这一时期的开创性尝试为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4年,中国向埃及开罗大学派遣教师访学团。1955年5月,中埃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埃文化交流会议纪要》,明确了开展教育界人员互访的共同意愿。1956年1月,中国向埃及派出由7名学生和1名教师组成的代表团,旨在培养外交储备人才。同期,埃及也向中国派出了4名学生和4名教师。同年4月,两国

^① 刘磊:《阿拉伯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现状与中阿数字经济合作机遇》,第40页。

^② 郑作斌:《时间的系统构成——卢曼社会系统理论中的时间概念》,第69页。

签署《文化交流协定》,进一步扩大了中埃教育合作的范围。1956 年中埃建交后,埃及高校开始开设汉语专业。继北京大学之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等中国高校也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陆续开设了阿拉伯语专业。1964 年 10 月,中国教育部发布了《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增加阿拉伯语学习者数量的目标,并计划在七年内增补阿拉伯语教师 180 名,同时为教师提供海外交流与深造机会。^①

上述数据表明,这一时期双方青年人才培养合作的规模较小,形式也较为单一。合作的层面主要在高校,形式主要是互派留学生、教育团组互访、教师进修等。但是,这些合作是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的开创性实践,具有标志性意义,为后续深化、扩展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第二,双边合作探索阶段(1978~1990 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中阿关系的重心转移到能源与贸易领域,推动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规模逐步扩大,合作领域逐步丰富,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以双边合作为主要形式进入了新的阶段。

这一时期,中阿合作从政治向经贸、能源、军事、科技等领域拓展。政治和经济两大因素同时推动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相继同突尼斯(1979)、科威特(1982)、也门(1982)、苏丹(1990)等阿拉伯国家签订了文化教育合作协议或协议执行计划,促进了双方的青年教师和学生的交流。此外,中国派出留学生的目的地从埃及一国扩展到伊拉克、叙利亚、阿尔及利亚、也门、摩洛哥等多个阿拉伯国家。1987 年,中国派往阿拉伯国家的公费留学生为 54 人,阿拉伯国家派遣来华留学生 97 人。1991 年,阿拉伯国家在华留学生人数达到 428 人。^②

中阿双方互派留学生数量逐年递增的同时,留学生所学专业也由单一的语

① 李传松、许宝发:《中国近现代外语教育史》,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49 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经贸合作回顾与展望 2022》,中国商务部网站,第 51 页, <https://finance.sina.com.cn/tech/roll/2022-12-12/doc-imxwkeyz2029456.shtml>,上网时间:2024 年 3 月 2 日。

言文学扩展到理、工、农、医。^①除交换留学生和互派进修教师外,中国政府还向阿拉伯国家提供了教育援助。20世纪80年代,中国援建了也门的萨那技校与塔兹技校,并开设了包括汽车、建筑和电气在内的多个专业课程。这一阶段的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尽管在数量和规模上有所扩大,但主要集中在双边合作的探索,合作主体相对分散。

第三,多边合作拓展阶段(1990~2004年)。冷战结束后,中国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建交,开始视东盟为一股整体力量。^②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不断加强同阿拉伯国家的集体对话与合作成为中国推动对阿关系高水平发展的重要目标,中阿关系开始从双边合作向多边合作拓展。^③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也开始向多边合作拓展。2001年12月21日,“中国阿拉伯友好协会”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成立,其宗旨为“促进中国与阿拉伯各国之间关系的发展、扩大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并在中国与阿拉伯各国之间开展全面的民间交流与合作,其中也包括推动双方在教育领域的互利合作。”^④

在多边合作的推动下,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自2000年起,中国高校开设的阿拉伯语专业数量成倍增长。这些院校与阿拉伯国家广泛合作,通过签订校际合作协议,进一步活跃了学生交换和教师互访。与之相应的,阿拉伯国家教育机构也更加重视汉语教学,埃及开罗大学、艾因·夏姆斯大学、苏伊士运河大学、突尼斯迦太基大学、阿尔及利亚大学、苏丹喀土穆大学等阿拉伯高校先后设立中文系。通过双方共同努力,中阿青年之间增进了友谊,阿拉伯青年中涌现了一批“知华派”和“友华派”。

第四,机制化发展阶段(2004~2013年)。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成立后,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进入机制化发展阶段。中阿合作论坛定期举行部长级会议和高级官员会议,为双方制定和调整教育合作政策、签署教育合作协议、讨论合作项目提供了机会,为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提供了机制化的平台。中阿双方

① 王有勇:《中阿教育合作的现状与未来——从中埃教育合作谈起》,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6年第1期,第56页。

② 牛新春:《关于中阿合作机制的思考》,载《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3期,第44页。

③ 丁俊、朱琳:《新时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合作的机制、成就与意义》,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3期,第27页。

④ 王有勇:《中阿教育合作的现状与未来——从中埃教育合作谈起》,第58页。

的短期培训项目、交流项目以及分散在各高校的合作协议等进一步规范,合作层次也显著提升。

2008 年举办的“中阿(10+1)高教合作研讨会”确定建立中阿高教合作机制,将中阿大学校长圆桌会议形成定期的会晤机制,与会各国高校之间加强人才培养合作,推动学术交流,开展合作科研。2009 年 11 月举办的“中阿高等教育与科研合作”研讨会,通过了《中阿高等教育与科研合作喀土穆宣言》。2011 年举办了首届中阿大学校长论坛。

第五,多层次、多领域深化发展阶段(2013 年至今)。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加速发展,逐步形成了政府、高校、智库、企业多方参与,覆盖语言、政治、经贸、文化、科技等众多领域,包含高等教育、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的复合体系。

在高等教育层面,中国加强了对阿拉伯国家的教育援助,多边和双边合作机制也取得了新的成就。2013 年援建也门国家图书馆项目;2018 年援建黎巴嫩国家高等音乐学院项目;2020 年援建突尼斯外交培训学院项目;2021 年援建伊拉克 1,000 所学校;2022 年援建苏丹巴哈利学院中文系“大使书屋”。丝绸之路大学联盟和亚洲大学联盟分别于 2015 年、2017 年相继成立,成为中阿高等教育多边合作的新平台。埃及、约旦的高校先后加入丝绸之路大学联盟,阿联酋大学和沙特国王大学则是亚洲大学联盟创始成员国。2023 年 6 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与阿拉伯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Arab Universities)签署《关于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谅解备忘录》。2024 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和阿拉伯大学协会共同发起建立“中阿大学联盟交流机制”。

在中小学教育层面,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国家将汉语纳入基础教育体系。2022 年,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同北京外国语大学共同主办了为期三个月的阿联酋中文教师线上培训项目,帮助提高阿拉伯国家中小学中文教师的教学水平。

在职业教育层面,中阿推出了机械工程、酒店管理等专项职业教育人才联合培养方案,助力阿拉伯国家将青年人口膨胀的压力转化为发展优势。

(三) 内外协调路径下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的目标达成

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尊重、和谐共存是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基石所在,也是全球文明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的目标。青年一代之间的民心相通

则是实现这些目标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通过功能分化和自我创生,深化了双方青年直接的理解与互信,加强了双方对彼此历史、文化、语言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认知,厚植了双方青年友谊的根基,有力推动了中阿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促进了民心相通,并以此助力中阿在各领域的战略合作。这一过程体现了系统通过内部的功能协调和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实现其长期目标的达成。

第一,打造了一批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的品牌项目。第一类是学科竞赛品牌项目,主要三种。第一种是阿拉伯国家举办的“汉语桥”中文大赛和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阿拉伯语大赛。前者在埃及、沙特、约旦、苏丹、阿联酋、巴林、摩洛哥等多个阿拉伯国家设立国赛区,掀起了汉语热。^①与之相应的,由央视主办的阿拉伯语大赛向阿拉伯国家展示了中国阿拉伯语教育的成就和中国青年的风采,节目在阿拉伯国家获得了积极的反馈。第二种是文学创作大赛。最具代表性的是由五洲出版社主办的“that's”阿拉伯语网络小说大赛和翻译大赛。自2017年创办以来,吸引了大批阿拉伯新生代作家参与网络小说大赛的角逐,中国的阿拉伯语学习者、从业者、爱好者则通过翻译大赛与阿拉伯作家互动交流。第三种是新媒体应用大赛。例如2021年首次举办的中阿短视频大赛,吸引了上千名中阿青年参赛,并组织中阿青年视听交流活动12场,为中阿青年开拓视野、增进友谊、深化了解、扩大共识搭建了新型平台。此外还有高校阿拉伯语演讲比赛、书法比赛、写作比赛等不胜枚举。第二类是青年交流品牌项目。例如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的“中阿青年友好大使项目”,中国教育部推行的“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举办的“中国—阿拉伯国家青年政治家论坛”等,通过集中授课、专业研修、实地考察等方式推动中阿青年交流,有助于中阿青年增进了解,提升对彼此的好感。

第二,语言人才培养数量和质量齐升。中阿合作论坛建立以来,中国高校阿拉伯语专业与阿拉伯国家高校之间的合作日益频繁,通过合作办学、师生互访、校际交流,中国高校的阿拉伯语人才培养模式不断迭代更新,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目前我国约有40所高校开设了阿拉伯语专业,随着中阿战略合作的不断

^① 包澄章:《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文交流的现状、基础及挑战》,第144页。

深入,中国高校阿拉伯语人才培养向复合型、“外语+”的方向迈出了坚定的步伐。例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推出的“阿拉伯语+国际经济与贸易”双学士学位人才培养项目、北京语言大学推出的“阿拉伯语+石油工程”联合学士学位培养项目,突破了人才培养的学科边界,实现了多学科交叉融合,契合了中阿经济、贸易和战略合作的现实需求。我国高校专门开展阿拉伯地区国别和区域研究的机构也遍地开花。这些机构对阿拉伯各国开展追踪研究,并将人才培养细化到了国别层次。

阿拉伯国家的中文教育发展也是如火如荼,正逐步从高等教育阶段向基础教育范围覆盖。2021 年 12 月,沙特宣布将推动 700 多所当地中学开设汉语课程。^①截至 2022 年 12 月,阿联酋 158 所公立中小学的 5.4 万名学生接受了汉语教育,并增设了面向幼儿园阶段的新标准,实现了中文教学标准的全覆盖。^②埃及汉语教学体系已初具规模(见表 1),并计划进一步扩大,以覆盖更多中小學生,推动汉语和中国文化的传播。15 个阿拉伯国家在当地开设中文院系,13 个阿拉伯国家建有 20 所孔子学院、2 个孔子课堂。毕业学员大多从事文化、教育、经贸相关领域的职业,在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阿教育交流、服务中阿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表 1 埃及汉语教学规模

埃及中文教学机构	项目	数量
孔子学院	已建成的孔子学院	4 所
	已建成的孔子课堂	2 所
	在孔院及汉语教学点学习人数	约 5 万人
大学	中文系	23 个
	在校注册学习汉语专业学生人数	约 3,000 人
中小学	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中小學生人数(预计)	约 1,200 万人

资料来源:根据孔子学院全球门户网站及人民网新闻数据整理而成。

第三,形成了服务中阿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库。长久以来,阿拉伯国

① 《沙特计划 2022 年将汉语纳入中学阶段》(阿拉伯文),阿拉比亚电视台官网,2021 年 12 月 14 日,<https://www.alarabiya.net/aswaq/economy/2021/12/14/>,上网时间:2024 年 8 月 21 日。

② [突尼斯]瓦利德:《国际观察:阿拉伯国家中文教育新气象》,人民网,2024 年 1 月 2 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4/0102/c1002-40151100.html>,上网时间:2024 年 3 月 12 日。

家的高等教育学科设置偏向人文社科领域,形成了“重文轻理”的局面,造成了工程技术和自然科学等领域的人才短缺。而中国的高等教育则不断深化改革,强化创新驱动,有效促进了产学研融合,推动科研成果的转化和应用,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前沿高科技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和突破。通过与中国高校开展合作,阿拉伯国家在应用型、技术型青年人才培养方面获得了必要支持。当前,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学生选择赴华学习生物、航天、物理等理工科专业,中阿共建的实验室、医疗中心等项目也稳步增长。

此外,中国还加大了面向阿拉伯国家的职业技术培训力度,帮助提升阿拉伯青年的就业技能。2019年建立的吉布提“鲁班工坊”是中国在非洲设立的首家“鲁班工坊”,向当地青年提供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服务亚吉铁路和吉布提经贸港口经济发展。2020年建立的埃及“鲁班工坊”开创了“一国两坊”之先河,中方向埃方提供相关教育标准、模式和方案,推动当地探索建立“中高本贯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① 2021年建立的摩洛哥“鲁班工坊”着眼当地的跨境电商行业发展,以培养跨境电商人才为主要目标,帮助增加青年就业机会。

第四,有效提升了在阿拉伯地区的中国国家形象。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惠及阿拉伯青年一代,在他们的心中种下了对华友好的种子。一方面,青年人才培养合作的辐射效应,深化了阿拉伯青年对中国的了解;另一方面,具体项目的实施,培养了一批知华友华的青年使者,为中阿民心相通提供了不竭动力。2023年,由中东和北非地区领先的传播咨询企业阿斯达阿布西咨询公司(ASDA'A Burson Cohn & Wolfe, ASDA'A BCW)对18个阿拉伯国家的3,600名18~24岁青年开展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显示,80%的受访者视中国为盟友,中国位居阿拉伯青年心目中的友好国家前列(见图1)。^② 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阿拉伯学者穆罕默德·兹雷克2021年发表在英语学术期刊《阿拉伯研究季刊》(*Arab Studies Quarterly*)上的论文对武汉的阿拉伯留学生进行调研,目的是了解他们对中国政策的態度及其在中国的学习和生活体验。调查结果显

① 郑圆皓、李盛兵:《教育合作助力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中国社会科学网,2024年7月11日, https://www.cssn.cn/gjgc/gjgc_whsh/202407/t20240711_5764012.shtml, 上网时间:2024年7月11日。

② 严瑜:《阿拉伯青年:中国是可信赖的朋友》,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23年7月11日,第10版。

示,大多数阿拉伯学生对中国的发展模式表示赞赏与钦佩,并愿意在回国后推广这一模式;大部分在华阿拉伯留学生通过社交媒体传递出在中国学习和生活的积极消息,这让许多阿拉伯青年萌生赴华留学的想法。作者认为,中国成功通过学术交流项目吸引了阿拉伯学生,推广了汉语和中国文化,提升了中国在阿拉伯地区的国家形象。^① 孔子学院在阿拉伯国家受到欢迎和重视也是一项佐证。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 2021 年发表贝京—萨达特战略研究中心题为《阿拉伯世界的孔子学院如何塑造中国的正面形象》的文章,指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中东、北非地区对孔子学院的接受程度:供给和需求,当地媒体和领导人的接受程度,当地人对孔子学院、中国价值观及中国文化的认同程度。从阿拉伯语报纸的报道来看,孔子学院在上述所有三个方面都受到阿拉伯国家的欢迎。^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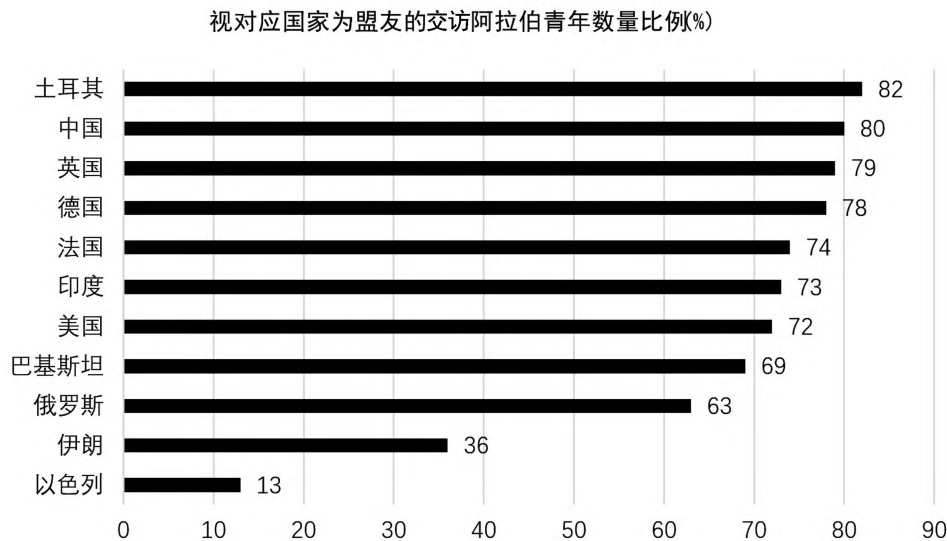


图 1 ASDA'A BCW 调研阿拉伯青年心目中的友好国家排名(2023 年)

资料来源:根据 ASDA'A BCW 2023 年调研报告数据整理而成。阿拉伯青年调查网站,https://arabyouthsurvey.com/wp-content/uploads/whitepaper/AYS-2023-WP_My-global-citizenship_English_FINAL-22-June-23.pdf,上网时间:2024 年 3 月 2 日。

① Mohamad Zreik, “Academic Exchange Programs Between China and the Arab Region: A Means of Cultural Harmony or Indirect Chinese Influence,” pp. 172–188.

② 赵娜:《孔子学院在阿拉伯世界受欢迎》,新华丝路网,2021 年 11 月 9 日,<https://www.imsilkroad.com/news/p/468001.html>,上网时间:2024 年 2 月 16 日。

三、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的挑战与应对

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在与外部环境互动的过程中,持续获得发展动能,形成了不断自我再生产的动态发展体系,保障了双方在该领域合作的目标达成。但是,该体系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仍面临部分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中阿教育合作品牌的吸引力有待提升

尽管中国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教育合作与交流从历时性来看日趋紧密,但从规模角度看,中阿之间的留学生交流人数在各自国家的总留学人数中占比仍然较低。沙特教育部 2019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沙特留学生目的地主要集中在欧美国家,其中赴美留学生数量超过 50,000 人,而赴华留学生数量仅为 382 人。^①学生交换主要依靠政府奖学金项目,其他类型的合作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此外,一些教育合作项目偏重短期效应,对长期效果缺少跟踪评价。

(二) 双方的教育政策沟通有待加强

目前,与中国签署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的 58 个国家中只有埃及、阿尔及利亚和阿联酋 3 个阿拉伯国家。这意味着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学生在中国获得的学历和学位回国后可能不被承认,影响了学生的留学意愿和未来职业发展。中阿双方在教育政策的协调和对接方面存在不足,中阿之间在高等教育、基础教育阶段的沟通需进一步畅通。此外,中国同部分阿拉伯国家的教育体系和学术标准存在较大差异。与之进行学历学位互认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协调课程设置、教学标准和评估机制。

中阿合作办学过程中存在因双方信息差而导致的推进缓慢的问题。各自的教育制度、政策变动、项目设置等信息传递不及时、不全面,导致合作项目推进缓慢,限制了预期效果的达成。尽管中阿之间形成了全面有效的多边合作机制,但双边机制仍有完善空间。

(三) 双方的青年人才培养合作需谨防“非对称”依赖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阿拉伯国家的教育水平参差不齐。阿联酋、沙特

^① 《沙特 2019 年留学事务统计公报》(阿拉伯文),沙特教育部网站,2020 年 6 月 2 日, <https://moe.gov.sa/ar/pages/default.aspx>, 上网时间:2024 年 4 月 26 日。

阿拉伯、卡塔尔等海湾国家,相对有更多资源投入到教育合作中,与中国的青年人才培养合作也更为活跃。而也门、苏丹等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则难以参与到大规模的教育合作项目中。发展不平衡导致一些阿拉伯国家在教育基础设施、师资力量等方面存在不足,限制了中阿教育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总体而言,由于阿拉伯国家教育资源投入能力不足,在目前的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中,中方很大程度上是教育产品的“提供者”。这就意味着,中方的合作主体需付出更大的成本和精力。如何让合作双方保持长期热情和实现合作的可持续增效,是亟待解决的难题。

应对上述挑战,中阿双方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施力,促进双方青年人才培养合作健康发展。

(一) 依托渠道建设,加大合作品牌推广力度

根据阿拉伯国家的具体情况,加强分析研判和项目追踪。在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体系内,优化教育资源供给渠道,建立合作效果评价标准,扩大教育认证范围,综合施策激发合作品牌的影响力。一方面应做大做强现有合作品牌;另一方面可进一步推出面向双方青年的游学、研修、文化体验等系列项目。既考虑阿拉伯国家的共性,也关注不同阿拉伯国家的特性,根据不同目标群体,打造提升相关品牌的认知度、认可度,提升合作效率。发挥不同高校的专长,面向阿拉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试点开展拔尖创新人才联合培养项目。运用好中国国际教育展等平台,密切与阿拉伯媒体的合作,并借助新媒体、融媒体,加强合作品牌的宣传力度。

(二) 创建立体政策沟渠道,打通合作“最后一公里”

通过政府、高校、学会等多种渠道搭建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相关政策沟通通道,促进双方在教育机制、人才培养政策、法规、评价标准方面的互联互通。一是定期开展双边教育政策沟通会议。在政府层面,定期召开中阿双边教育政策高层会议,确定青年人才培养合作的核心议题,形成政策共识。在高校层面,推动两国高校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定期举办校际合作研讨会,共同探讨课程设置、学分转换、教师培训等具体合作事宜。二是设立中阿双边教育合作工作组。由双方教育主管部门牵头,负责协调和推进两国在学历学位互认、教育资源共享、教育标准对接等方面的具体事务。双方教育部门共商课程内容、学分转换、

教学质量标准等技术细节,逐步消除互认障碍。可考虑先行开展学历学位互认试点项目,总结经验教训,逐步扩大互认范围,实现从局部到整体的推进。三是建立在线政策沟通平台。开发中阿教育合作在线平台,用于发布政策文件、合作项目进展、学术资源和研究成果,并设立专门的讨论区,供教育工作者和政策制定者在线交流和反馈。平台应支持数据共享和分析功能,提供双方在教育领域的数据和研究报告,帮助制定科学合理的教育政策。四是开展联合调研和评估。定期开展联合调研项目,评估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的现状和效果。调研结果应作为双方调整和优化政策的依据。也可引入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合作项目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估,确保项目的透明度和可持续性。

(三) 借助智慧教育,实现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的均衡发展

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并非单向行动,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实现双方互利共赢,以中国经验、中国智慧推动阿拉伯国家青年发展有利于双方在该领域合作的持续开展。在过去的合作中,中方的资源投入较大,包括教育援助、定向奖学金等。随着智慧教育的发展,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可借助新技术手段实现资源优化。通过共同开发智慧教育软件、虚拟课堂、虚拟教研室、慕课等手段,加大线上教育资源的普及度,帮助教育资源相对落后的阿拉伯国家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从而实现成本可控,效益倍增。这也有利于中国教育技术、教育产品、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走出去,与阿拉伯国家共同参与全球教育治理。

四、结语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是世界的未来。”^①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青年强,则国家强”,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②。青年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国家间合作与交流的重要桥梁。加强青年人才培养合作对于促进中阿合作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当前全球创新驱动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77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5日,第1版。

历经 70 余年的发展,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已形成具备强大自我更新能力的自创生态发展体系。从外部环境看,中阿双方拥有通过加强青年人才培养合作巩固政治互信、促进共同发展、加强人才储备、推动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的共识。上述因素正向推动了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体系的构建。基于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在时间维度上不断迈上新台阶,逐步完成了框架化过程,形成了多方参与、领域广泛、层次多样的合作体系,并在与外部指涉的良性互动中不断发展、不断更新,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全球南方合作发展的典范。

但同时应认识到,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中阿合作的不断深化,以新质生产力、创新创业和数字化教育为代表的新趋势和新业态对中阿青年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也面临部分挑战。尽管如此,基于社会系统论的分析,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体系具备强大的调适能力,通过加强渠道建设、政策沟通和新教育技术的应用,中阿青年人才培养合作能够持续优化双方人才培养模式,开拓中阿教育合作的新增长点,推动双方教育体系的升级,不断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对拔尖创新人才的需求,从而为实现中阿合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

(责任编辑:李 意 责任校对:赵 军)

Abstracts

3 Cooperation in Cultivating Young Talents Between China and Arab Coun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ystems Theory

Abstract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Arab world in nurturing young talents offers a reservoir of talent and intellectual backing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hina-Arab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ystems theory, the China-Arab cooperation for cultivating young talents has been developing over the past 70 years, and through the process of framing, it has formed a self-generated dynamic development system with strong vitality. Driven by the positive factors of externalization, it can provide inexhaustible impetus for China-Arab practical cooperation in various field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a-Arab Cooperation Forum in 2004 marked the institutionalized development stage of China-Arab cooperation for cultivating young talents, gradually forming a multi-participation of governments, universities, think tanks, and enterprises, covering many fields such as language, politics, economy and trade, culture,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including a complex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prim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high-quality co-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between China and Arab countries has further enriched the connotation of cooperation in cultivating young talents between China and Arab countries and increased the efforts in cooperation in cultivating high-end and high-level young talents. 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and multi-dimensional platform of China-Arab cooperation for cultivating young talents, both sides have cultivated a large number of research-oriented, language-complex, and technologically applied talents, promoted cultural exchanges, and enhanced China’s national image in the Arab region. While achieving fruitful results in China-Arab cooperation for cultivating young talents, there are still some challenges. The attractiveness of the brand of China-Arab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needs to be enhanced, communication on talent polici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should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and cooperation in talent cultivation should avoid asymmetric dependence.

Key Words China-Arab Cooperation for Cultivating Young Talents; Cooperation Mechanism; Social Systems Theory; China-Arab Cooperation Forum

Authors HUANG Hui, Ph. D.,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JI Lubing, Ph.D. Candidat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Lecturer, Department of Arabic,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25 The Evolu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audi Arabia and Indonesia Under the Framework of “Vision 2030”

Abstract After Saudi Arabia’s “Vision 2030” was put forward, its diplomatic strategy showed a more positive and enterprising trend, and the focus of its diplomatic strategy shifted from focusing on the region to giving consideration to both the region and the world. Saudi Arabia regards Indonesia as a priority partner for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based on a combination of improving Islamic world leadership, promoting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and increasing regional and global influence. At present, the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Saudi Arabia and Indonesia have shown a trend of multi-path parallelism. The two sides promote mutual trust through political interaction, achieve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results through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consolidate religious ties through Hajj cooperation,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and build a solid security barrier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rough security cooperation. Although some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owever, the factors such as the realistic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diplomatic tradition, the low institutionalized cooperation mechanism, the occasional labor friction, the still not fully open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inconsistent business preferences have restricted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s an important node country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itiative, the expansion and deepening of cooperation between Saudi Arabia and Indonesia has injected development impetus into the peace and stability of the region, which is in line with China’s long-term interests.

Key Words “Vision 2030”, Saudi Arabia; Indonesia, Saudi Arabia-Indonesia Relations

Authors LI Yi, Ph.D., Deputy Editor, Middle East Studies Institut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TANG Ying, Ph.D. Candid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Middle East Studies Institute,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